

一 生 等 待 的 书

Neale Donald Walsch  
Friendship with God

# 与神为友

〔美〕尼尔·唐纳德·沃尔什, 著

李继宏 译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Neale Donald Walsch  
Friendship with God

# 与神为友

[美] 尼尔·唐纳德·沃尔什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与神为友/(美)沃尔什(Walsh, N. D.)著;李继宏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3

ISBN 978-7-5458-0583-3

I. ①与… II. ①沃… ②李… III. ①人生观—通俗读物 IV. ①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2526 号

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10-675

**与神为友**

尼尔·唐纳德·沃尔什 著;李继宏 译

责任编辑/杨英姿

技术编辑/吴放

装帧设计/张志全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邮政编码/200001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12.375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册

ISBN 978-7-5458-0583-3/I·198

定价: 40.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 致谢

首先我最想感谢的，依然是我最好的朋友，神。我由衷地感激神在我的生活中出现，由衷地感激神终于和我成为朋友，由衷地感激神赠送给我所有这些道理——也给了我把这些道理送出去的机会。

同样让我心怀感恩的是，我的人生伴侣和我之间的友谊——虽然这份友谊不那么神圣。我的妻子南茜是“福气”这个词的化身。自从遇到她以来，我时时刻刻感到自己很有福气。

南茜是个令人震惊的人。她浑身上下散发着安静的智慧、无尽的耐心、深切的慈悲，以及我所知道的最纯粹的爱。在这有时候暗无天日的世界，她真是一个光明使者。认识她让我重新看到了人性的善良与美好，重新燃起了相敬如宾、相互扶持的希望，重新拾起了对真正的爱情的憧憬。

我要感谢所有曾经给我启发、教导过我的人，他们影响了

我的生活，帮助我完成我的作品，塑造我的行为性格和存在的方式。这些为我指明道路的导师真是无价的礼物啊！在这些人中，我非常感谢：

科尔斯滕·巴克，感谢他为我定义了什么是绝对的独立，并让我明白一个当仁不让的领袖未必会缺乏同情、敏感和关爱。

丽塔·科尔蒂斯，感谢她证明女性的个人力量未必会比男性弱，反而可能会更强大。

伊伦·德坚尼雷斯，感谢她以身作则地展现了大多数人以为不可能的勇气，从而使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拥有它。

鲍勃·弗里德曼，感谢他让我明白正直的人其实是存在的。

比尔·格里斯沃德和达恩·希格斯，感谢他们亲自定义了什么是终生的友谊。

杰夫·古尔登，感谢他让我明白杰出的才华、充满激情的信仰和温柔的说服是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的。

帕蒂·哈梅特，感谢她展现了什么是爱、忠诚和坚贞不渝的执着。

安妮·哈切，感谢她以身作则地展现了绝对的真诚，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放弃它。

杰里·简波斯基和安妮·苏里西安尼，感谢他们让我明白，人类只要愿意去爱，就没有什么迈不过去的坎，没有什么解不开的心结。

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感谢她让我明白，人有可能为整

个星球做出惊人的贡献，同时自己又泰然处之。

卡尔拉·马绍尔，感谢她总是宽宏大量地对待不可原谅的事，让我敢于相信神的承诺是我们所有人都会得到赦免。

斯科特·麦克圭尔，感谢他证明男性的敏感细心程度未必比女性低，反而可能会更高。

威尔·理查德森，感谢他让我明白，不是同母所生，也能成为兄弟。

布莱恩·沃尔什，感谢他让我学会了坚定不移，并明白了家庭的重要性。

邓尼斯·韦弗，感谢他让我看到了什么是男子气概，也让我学会了如何用自己的才华和名气去让别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玛丽安妮·威廉姆森，感谢她证明了灵性的领导和世俗的领导并非水火不容。

奥普拉·温弗雷，感谢她亲自展示了非凡的个人决心和勇气，那意味着为了信仰不惜牺牲一切。

加里·祖卡夫，感谢他亲自展现了温柔的智慧，教我如何找到中心，以及停留在那里的重要性。

除了这些，我还有过其他许多导师，他们全都是我学习的对象。我知道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由我这里而生的好东西都来自他们，因为那是他们教给我的，我只是把它传下去。

当然，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相互学习。我们是彼此的导师。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气的，对吧？

献给

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博士

她改变了全世界对生与死  
的理解，敢于第一个说  
神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  
我们可以与之成为朋友。

以及

莱曼·比尔·格里斯沃德

这位三十年的老朋友让我懂得了  
什么是接受、耐心  
和宽宏大量，以及其他许多  
让我永志不忘的东西。

## 前言

试着告诉别人你刚和神进行了交谈，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不用试啦。我可以告诉你。

你的整个生活会改变。

首先，因为你进行了那种对话，其次，因为你把它说给别人听。

平心而论，我和神的交谈不止一次。我有过一场长达六年的对话。我还不仅“告诉”别人。我把对话的内容写下来，寄给了出版商。

自那以后，事情变得非常有趣。而且有点意外。

第一个意外是，出版商真的读了那份手稿，甚至把它变成书。第二个意外是，人们真的买了那本书，甚至还推荐给他们的朋友。第三个意外是，他们的朋友又推荐给他们的朋友，甚至让它变成畅销书。第四个意外是，如今它在二十七个国家销



售。第五个意外是，考虑到共同作者的身份，上述这些都是意外。

如果神对你说他要做某件事，你可以相信他。神总是能够实现她的心愿。

我原本以为这次对话是私人的，但在对话期间，神却告诉我：“这将来会变成一本书。”我不相信他。当然，自我出生以来，神说的话有三分之二我是不相信的。这就是问题所在。不仅是我的问题，而且是全人类的问题。

#### **要是我们肯听就好啦……**

那本得到出版的书有个非常没有创意的名字，《与神对话》。现在你也许不相信我有过这样的对话，我不需要你相信。那改变不了我有过的事实。只是如果选择了不相信，你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把神对我说的话斥为无稽之谈——许多人已经这么做了。但是呢，也有许多人不仅认为这样的对话是可能的，而且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也经常与神进行交流。不是那种单向的交流，而是双向的交流。可是这些人早就变得很谨慎，不会随便对人提起这个。因为当人们说他们每天对神说话，他们就会被称为信徒；可是当人们说神每天对他们说话，他们就会被称为疯子。

对我来说，这完全没问题。正如我说过，我不需要任何人相信我说的任何话。实际上，我宁愿人们去倾听他们自己的心，去发现他们自己的真相，去寻找他们自己的意见，去动用他们自己的智慧，而且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去展开他们自己与

神的对话。

如果我说的话能让他们去这么做，能促使他们去质疑他们原来的生活方式、他们从前持有的信念，让他们更为广泛地探索他们自己的经验，让他们更为专注地致力于发现他们自己的真相，那么分享我的经验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

我向来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我的想法得到了证实。所以《与神对话》变成了畅销书，后续的第2卷和第3卷也是。我认为你正在阅读的这本设法让它自己落到你手里的书会再次让你感到惊奇，促使你去探索和寻找你自己的真相——但这次它涉及的话题甚至更为宏大：除了与神对话之外，我们还能干什么呢？我们能够和神成为真正的朋友吗？

这本书说是的，它还告诉你方法。用神自己的话。因为令人高兴的是，我们的对话在这本书中继续展开，带领我们去往新的地方，也着重复述了我先前听到的一些道理。

我从中学到，这就是我和神的对话展开的方式。这些对话是循环往复的，不断温习已经学到的知识，然后又令人目眩神迷地转入新的领域。这种进两步退一步的方法让我能够记住先前分享过的智慧，让它牢牢地扎根在我的意识里，从而为更深入的理解奠定坚实的基础。

这里的过程就是这样。它并不是偶然的。虽然刚开始时我觉得这个过程有点烦，但后来我非常欣赏它的运作方式。因为通过把神的智慧牢牢地植根于我们的意识，我们影响了我们的

意识。我们唤醒了它。我们让它得到升华。在这么做的过程中，我们又理解了更多的道理；我们终于忆起了我们的真实身份，我们开始展现这种身份。

在这本书里，我将会讲述一点我的过去，还有我的生活在《与神对话》三部曲出版以来所发生的变化。许多人问过我这些，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想要了解这位自称能够与神拉家常的人。然而我写下我的故事，却不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在这本书里插入我的“个人故事”，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而是为了表明与神为友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好处——以及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能得到同样的好处。

当然，这就是本书带来的消息。我们大家都是神的朋友，不管我们是否知道。

我曾属于那些不知道的人。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份友谊会带我去往何方。这本书令人惊喜之处，这本书的神奇之处，倒不在于它证明了我们能够而且确实成为神的朋友，而在于它指出了这份友谊注定会给我们带来的东西——以及它能带领我们去到的地方。

我们处在人生的旅途上。神邀请我们和他成为朋友是有目的的，这种友谊的存在是有原因的。不久之前，我仍然不知道原因。我尚未忆起。现在我忆起了，我不再害怕神，这改变了我的生活。

在这本书（以及在我的生活）中，我仍然会有疑问。但现

在我也提供答案。这就是区别所在。现在我能与神对话，而不仅是对神说话。现在我能与神并肩，而不仅是跟随着他。

我最大的希望是，你们的生活也会发生我这样的变化，在这本书的帮助和指引之下，你们也能和神成为真正的朋友，从而也能以新权威的身份去说出你们的话和度过你们的生活。

我希望你们不再是追逐光明的人，而是带来光明的人。因为你带来什么，你就会找到什么。

神似乎不像各种领袖，他并不期待追随者。我们可以追随神，也可以引领别人走向神。前者将会改变我们，而后者将会改变世界。

尼尔·唐纳德·沃尔什

阿什兰市，俄勒冈州

1999年7月

## 第一章

我清楚地记得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害怕神的。那是在他说我母亲将会下地狱的时候。

好吧，其实这话不是他亲口说的，但有人替他这么说。

当时我大概六岁，我那自诩为神秘主义者的母亲正在我们家厨房的餐桌上用扑克牌为朋友“算命”。人们总是络绎不绝地来我们家，看看我母亲能够用一副扑克牌预测到什么。大家说她精通此道，她有这种本领的消息悄悄传开了。

那天妈妈正在解读扑克牌，家里来了不速之客，那是她姐姐。我记得姨妈只敲了一次门，就从房子后面的纱门闯进来。看到眼前的场景，她不是很高兴。妈妈表现得很尴尬，仿佛在做不光彩的事情却被逮个正着。她支支吾吾地介绍了她那位女性朋友，手忙脚乱地收起扑克牌，将其放进她的围裙口袋里。

姨妈当时什么也没说，但后来她到后院跟在那玩耍的我

道别。

“你知道吗，”我送她到她的轿车时，她说，“你妈妈不该用扑克牌预测人们的未来。神会惩罚她的。”

“为什么呀？”我问。

“因为她这是跟魔鬼勾结，”——我记得这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因为在我听来它很特别——“神会直接将她打入地狱。”她若无其事地说，仿佛她刚刚说的是明天要下雨。时至今日，我仍记得那天目送她开车倒出院子时，我吓得浑身发抖。想到妈妈如此严重地冒犯了神，我就吓得要死。对神的害怕自此深深地埋藏在我心里。

神本应是宇宙中最仁慈的造物主呀，他怎么会想要用永恒的诅咒来惩罚我妈妈，我生活中最仁慈的人？这是我六岁的心灵渴求了解的问题。所以我得出了一个六岁小孩的答案：妈妈在那些认识她的人看来，简直就是圣徒，如果神忍心对她做那样的事情，那么他肯定是很容易生气的，肯定比我父亲还容易生气，所以我们大家最好要注意自己的言行。

我怕神怕了很多年，因为我的怕不断地得到强化。

我记得二年级的教义问答中说，婴儿若非经过洗礼，便无法升入天堂。这种说法连二年级的学生也觉得毫无道理，我们常常跑到修女身边，围着她提出这样的问题：“修女，修女，要是父母其实是带婴儿去洗礼，但在路上因为严重的车祸而全家都死了，那又怎么样呢？难道那婴儿就无法随她的父母上天堂

里吗？”

我们的修女肯定是老派的教徒。“是的，”她唉声叹气地说，“恐怕去不了。”对她来说，教义就是教义，没有例外可言。

“但那婴儿会到哪里去呢？”我有个同学热切地问，“地狱还是炼狱？”（在虔诚的天主教家庭，九岁的孩子早就准确地知道“地狱”意味着什么。）

“那婴儿既不会去地狱，也不会去炼狱，”修女告诉我们，“婴儿去的是利姆泊。”

利姆泊？

修女解释说，神会将婴儿和其他一些虽然没有犯错但生前没有洗礼信教的人送到利姆泊。他们不会遭受惩罚，但也永远见不到神。

这就是伴我成长的神。你也许会觉得我是在信口开河，但我不是。

对神的害怕是由许多宗教创造出来的，而且实际上也得到许多宗教的提倡。

我告诉你吧，我对神的害怕无需别人来煽动。如果你觉得利姆泊就让我害怕，你应该听听有关世界末日的说法。

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听说了法蒂玛那几个孩子的故事。法蒂玛是葡萄牙中部的小村，在里斯本以北，据说圣母曾先后在一个小女孩和她的两个表弟妹面前显身。下面是我听到的故事：

圣母把一封写给全世界的信交给这三个孩子，要他们送到

教宗手上。教宗则会打开这封信，阅读它的内容，但随后要将其再次封缄；如果有必要的话，多年以后将信里所写公之于众。

据说教宗看完信之后哭了整整三天；据说信里提到神对我们感到深深地失望，也详细描写了假如我们对神这次最后的警告置若罔闻，不肯改变我们的行为，神将会如何惩罚世人。那将会是世界末日，人们将会痛哭流涕，承受难以置信的酷刑。

我们在教义问答课上被告知，神非常愤怒，早就想施加刑罚，但由于圣母的求情，神对我们产生了怜悯之心，给我们最后一次机会。

法蒂玛圣母的故事让我心里充满了畏惧。我跑回家，问妈妈这是不是真的。妈妈说，既然这是修女和修士告诉我们的，那肯定是真的。我们班上的孩子既紧张又担忧，不停地问那个披着头纱的修女我们该怎么办。

“每天去教堂做弥撒，”她提出了建议，“晚上念玫瑰经，经常用手在胸前划十字。每个礼拜去教堂忏悔。要通过苦行来补赎，让神看到你正在惩罚自己，以此证明你已经远离罪恶。到教堂领受圣礼。每晚入睡之前念出上等痛悔的祷词，这样的话，就算你在睡梦中被带走，也有资格成为天堂里的圣徒。”

实际上，我从来没想过我会活不到天亮，直到我学会了这段童年时的祷词：

我今欲睡上床铺，  
灵魂但请主照顾。



若是未醒身先死，

灵魂但请主收拾。

我当时接连好几个星期不敢上床睡觉。每天晚上我都哭，没有人能弄明白怎么回事。直到今天，我仍有害怕暴毙的心病。每当离开家门去坐飞往外地的航班，我通常会对我太太南茜说：“如果我回不来，请记住我对你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爱你’。”有时我出门去买日用品也会这么说。我身边的亲友都拿这个取笑我，但我内心深处其实是绝对认真的。

第二件让我害怕神的事，发生在我十三岁那年。我童年的保姆弗兰基·舒尔茨就住在我们家对面，当时他要结婚了。他邀请我去他的婚礼当礼宾员。他邀请我耶！哇，我感到很自豪。然后我跑到学校告诉修女。

“婚礼在哪里举行呢？”修女凝神疑鬼地问。

我向她说了那地方的名字。

她的口气立刻变得冷冰冰。“那是路德派的教堂，对吧？”

“唔，我不知道。我没问。我觉得我……”

“那就是路德派的教堂，你不能去。”

“为什么？”

“你被禁止去那种地方，”她大声说，似乎这是不容置疑的真理。

“可是为什么呀？”我还是想知道。

修女惊诧地看着我，她好像没料到我会继续追问。接着，